

南史卷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
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鐸高修儀生廬陵
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
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修容生武
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

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
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
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
若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卽位後諒闇中生劭故
祕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卽位後
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阼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
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
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患焉改刀爲力年六歲
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爲更築宮制度

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
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
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
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
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
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
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
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
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閭婢王鸚鵡白公主

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儻咒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爲妾不啓

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答書曰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

彼人若爲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
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
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
云南第王卽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
也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
使人害天興旣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旣死慮
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卽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
咒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
不得上詰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
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昨家上謂江

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旣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昨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

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
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淑妃愛濬濬
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濬報劭因有異
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
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
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
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
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
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劭
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

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
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
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
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
以几自鄣超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
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
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未
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闈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
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
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

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卽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爲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剋殄可大赦改元爲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劭弑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卽位

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
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
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
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
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
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
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爲會州省
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
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
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

楷臨川王曄桂陽侯覲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
旨諡文帝不敢盡美稱諡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
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
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
爲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
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
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
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
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卽道上聖恩每厚法
師令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鐸

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爲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不如養銳待期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

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

戎服劭獨袞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
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
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
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
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皇窘不
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卽於軍門
伏誅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闔闔門外並走還
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卽得俱入臧
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卽斬太子左衛率王正
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

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
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
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
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
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
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

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
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
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旣美母
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